

腊八粥

文 | 平清香

临近腊月，母亲就开始准备腊八粥的配料。买红枣、选红豆、选小米等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腊月初八是腊月里的第一个节日，每到这时家家吃腊八粥。小时候，家境贫寒，常年以清淡的食物充饥，所以吃腊八粥对于我们来说是令人神往的美食了。

腊八节的前一天，母亲把红枣、小豆泡在水里，腊八这天母亲便开始点火熬粥了。等锅里的水烧开时，将小豆、莲子放入锅中，等豆子煮裂开口后再下小米和红枣，为了颜色好看还要放点碱。熬腊八粥极有讲究，真正的学问就在熬。要熬好必须掌握好火候，大火不仅不易煮烂，而且容易糊锅夹生，所以用慢火时间长了，把各种成分熬出汤

汁，熬出味道，不软不硬，不稠不稀，大约两三个小时，腊八粥便熬好了。母亲揭开冒着热气的锅盖，一股浓郁的香味马上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。看着色香味俱全的腊八粥，我急不可待地盛了一大碗便吃。每到这时我们便围在桌前吃着腊八粥，就着酸白菜，听父亲讲腊八节的传说和趣闻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快乐幸福。

岁月流逝，事物嬗变，如今各种食物丰足，吃腊八粥早已不是美食了，可到了这一天，母亲还是蹒跚着早早起来做腊八粥，有时我忙去不了母亲家，母亲还要把粥送来。所以，每到腊八节时，我总会想起过去的的生活，想起那份浓浓而悠长的腊八情，它将永远伴着我而不会忘却。

寄托

文 | 赵建华

秋去冬来，寒来暑往，岁月在季节轮回中更替，思绪仿佛驾乘着时光列车穿越到十年前的那个正午。

怀揣青年的憧憬，肩负父辈的寄托，十年前我背着行囊来到了这座偏僻而略带荒凉的大山，一路的颠簸与风尘让我在下车的那一刻有些许迷茫，都市的流光溢彩已然远去，迎接我的将是钢筋水泥的厂房还有那漫天尘埃的空气，踏上这片土地说不清心中是失落还是沮丧。我宽慰自己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这里不是还有一群跟我一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吗？我并不是孤军奋战。”

2012年我被分到了计量工这个岗位上，主要负责全矿进出厂物资的计量检斤工作。那时发运矿粉的火车还没有开通，只有汽车在昼夜不停地拉运，夜班一整夜都在电脑前工作，录入信息、保存数据、打印磅单，我就像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，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一个班下来脸上衣服上全都是矿粉，听力也在不间断的汽车轰鸣声中变得迟钝，日子在身心疲惫中备受煎熬。

几年之后，外销闪石型原生矿又开始大规模拉运，任务艰巨，吃饭喝水上厕所都在与时间赛跑，手指在鼠标键盘上飞舞，眼神在电脑屏幕中聚焦，数据在唇齿大脑间切换，磅单在桌面抽

屉里叠加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工作。磅礴环境简陋，计量工夏天要忍受蚊虫叮咬，冬天手脚冰冷麻木，如果说艰苦的环境能够造就人，我们个个都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。

苦尽甘来终是甘，守得云开见日出。2015年拉运矿粉的火车全线开通，极大地减轻了汽车发运任务，我们终于可以劳逸结合在工作中松一口气了。2022年无人值守远程智能称重系统上线，彻底把我们从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，这不仅是袁矿加入宝武大家庭以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，更是计量工十年工作变迁的一个里程碑。远离了现场恶劣的环境条件和身体煎熬，如今，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集控室，一览大屏就可监控全矿9个地磅的高效运行，不得不感慨智慧化矿山给职工利益带来的伟大转变。计量系统是袁矿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，十年巨变历经沧海桑田，今非昔比惊叹袁矿峥嵘岁月。

清风拂面，眼前呈现出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，云朵惬意地躺在碧蓝的天空中，时而变成温顺的绵羊，时而变成追逐的猎狗，时而化身奔腾的骏马，绿水青山与万里晴空交相辉映，投射出一个安宁祥和的世界，展望未来，心中豁然开朗，期待袁矿下一个十年！

平时在家，习惯看书听朗读，无意读了《我与地坛》，不由得为作者史铁生疾病缠身、向死而生的一次次挣扎、抗争和妥协而潸然落泪。

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，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，从小就热爱文体活动，十岁时作文比赛就获得第一名，并热衷于参加跨栏比赛，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，本该有着光辉的前途，但是在去延安插队的过程中却横遭不测，20岁的他，在面对人生最狂妄的年龄，忽地残废了双腿。

世界没有丝毫改变，但他的家庭却淹没在了痛苦的激流之中。起初，他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用最糟糕的脾气回应了这个世界的一切，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，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，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，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墙壁。他彻彻底底被命运击昏了头。因为残疾，找不到工作、找不到去路，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。

在最迷茫、无助和痛苦之际，史铁生找到了一处避风港——地坛，在当时被他描述为“他家就近一座废弃的古园”。他把地坛当作自己的精神领地，而地坛则用一双看不到

的大手，包容了这个少年的一切，他一天到晚把自己耗在园子里，每一处都留下他的车轮印迹。他静静地看蜂蝶飞

舞、蚂蚁将须、瓢虫攀爬、露水滚动，脑海中却专心致志交替想着：要不要死？要怎样活？他沿着地坛长长的围墙迂回，有时甚至想冲破墙的禁锢，他用拳头打、用石头砸，但墙给他的回应只是轻轻掉落一点儿灰尘便再无所动，无奈的他只能对着墙落泪、喃喃咒骂。在园子待得太久了，母亲就来找他，找他的形式也很特别，不喊不叫，只是急切地找寻，确定他的安全后，母亲便又悄无声息地离开。文中这样描述：“母亲视力不好，端着眼

如何打好一把烂牌。于是他慢慢开始打扫自己蒙尘的心，勇敢冲破自己心灵的墙，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残缺，从不幸的生命中走了出来，通过写作来让自己活得有趣、有价值。这样一来，整个人变得日趋稳重、平和与成熟。我无法想象他在与自己的挣扎中流过多少眼泪，要仰起被生活挫败的头颅时需要多少勇气，但我知道，在精神的焦土，树立一面坚韧的旗帜才是我对史铁生最大的敬意。

“我是残疾人，但不是废人。”他用笔与信念，一边坦然地在生死的路口顽强斗争，一边又坦然地用文字逾越一次次的无形高墙。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：他把350万字的《史铁生全集》留给了我们；《我的丁一之旅》入选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；散文《我与地坛》入选人教社出版“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”。他的这种勇气与执着，深深地唤起了我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，也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生命启示。

人们常说“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入言无二三”。我们也常常戏称自己被生活的苦难折磨得“体无完肤”，漫漫人生路，有些人是不畏挫折、披荆斩棘，有些人则是向死而生，扶轮问路，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姿势前进，只要我们心中始终坚定着那种对生活的期望，那么一切都还不算糟糕。

扶轮问路

——读《我与地坛》有感

文 | 康玉梅

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，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，待我看见她也看见了我就不去看她，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。”这一段母子的做法与眼神对视，尤其让人揪心。我更多地体会到了孩子的不幸在母亲那总是加倍的不幸和不甘。

在一次次扶轮问路中，史铁生逐渐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探索与体悟。他想明白了，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；想明白了人生最重要的，不是胡一把好牌，而是



红红火火

闫慧娟 摄



落日

崔佑彬 摄

粥，属流食，易消化，是国人最为常见的早餐主食之一。

熬粥，看似简单，可并不是人人都能熬得好。从7岁开始我就学做饭，而煮粥是学习的第一课。刚开始，我都会用大火煮，一顿狂煮之后，米倒是熟了，汤也溢出不少，但却没有母亲熬粥时那阵阵米香。揭开锅盖，米和汤未能和谐地融为一体，实在不好意思称其为“粥”，叫“米汤”或许更恰如其分。

后来，母亲传授给我所谓的“秘籍”。听完之后，我并没有觉得她的做法高明多少，只不过在熬粥时比我多了几分耐心。母亲熬粥时，会在水烧开后把米放进去，等到再次烧开后把米放进去，等到再次烧开后就错开锅盖，把火关小，用小火

慢慢熬上20分钟左右。等到米粒全都绽开，阵阵清香扑鼻而来，让人垂涎欲滴。或许，这就是我最挂念的家的味道。熬粥的过程，体现了一个人的心性，甘愿花很长时间做一碗粥

温暖如粥

文 | 尚月花

的人，必定是温婉从容的人。简单事，耐心做，母亲就是这样。母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，让我们一家爱上了平淡日子里充满温馨的味道。

到太钢工作后，我一直保持着早餐喝粥的习惯。每次跟

家里通电话，母亲总会叮嘱我一定要吃早饭，一定要喝碗粥。为了工作，我远离家乡。喝一碗母亲熬的粥，成了漂泊在外的游子的一种奢望。一碗粥，寄托的是母爱，熬炼的是亲情，传递的是家的味道。渐渐地，我也从母亲身上学会了用爱的体贴与耐心去熬粥，给自己的

孩子喝。一碗温暖的粥喝下肚，唇齿舌尖留下的，岂止是眷恋？粥，是温柔的，不仅温暖了我们的胃，而且也温暖了我们的心。作家木心曾说，“没有比粥更温柔的了。”是啊，一碗粥大抵就是那最温暖、深入心底的在乎。只愿，千帆过尽，有人问你粥可温，有人与你立黄昏。